

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基于消费结构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邦科¹, 陶建平²

(1.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2.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结果表明: 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 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 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 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 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 其他方面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开始呈现理性特征, 但还不成熟。

关键词 习惯形成; 消费结构; 农村居民; 广义矩方法; 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 C 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2)03-0038-05

Duesenberry 针对凯恩斯消费理论的缺陷提出了习惯形成理论的 2 个重要概念: 消费的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1]。棘轮效应主要强调消费者自己的消费历史对其效用的影响。消费者收入下降时, 其消费下降的幅度一般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 而收入上升时其消费上升的幅度也小于收入上升的幅度, 即消费不会随收入的变化而发生结构突变。示范效应主要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到具有示范作用群体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与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相对应, 习惯形成一般区分为内部习惯形成与外部习惯形成。Sundaresan^[2] 和 Constantinides^[3] 最先把习惯形成引入了 RE-LCH 的效用函数。Meghir、Carroll 等发现家庭消费与滞后收入相关, 并运用消费习惯解释了这一违背 RE-LCH 的现象^[4-5]。Muellbauer、Dynan 运用对数线性欧拉方程分析了当前消费与收入不确定性及消费习惯的关系^[6-7]。Abel^[8] 最早推导出包含习惯形成和消费外部性的效用函数。Alessie 等、Guariglia 等分别采用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和非期望效用模型假设发现, 当前消费的变化可以用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滞后消费来解释^[9-10]。Carroll 等还认为“示范性”习惯形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效用理论, “示范性”习惯会影响到预防性动机和攀比性消费等行为^[5]。习惯形成还可能会降低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Deaton 认为, 习

惯形成下的消费行为等价于谨慎性的消费行为, 内部习惯形成将导致更多的储蓄^[11]。Carroll 等发现, 习惯形成的影响越大, 消费者的储蓄意识就越强烈^[5]。

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杭斌等认为消费的惯性和谨慎基本上是同义语^[12-13]。习惯形成参数增大会促进消费者积累更多的财富, 从而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艾春荣、李凌等分别采用省际面板数据从消费习惯、短视行为、“损失厌恶”情绪、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14-15]。雷钦礼使用综合了家庭的当期消费、消费习惯、财富积累、偏好改变多种作用影响的效用函数, 发现在家庭劳动收入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消费习惯、预防性储蓄动机、收入以及家庭财富都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16]。周建等通过构建具有城镇“示范性”影响效应的农村消费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 发现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 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 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17]。农民的大额支出主要用于居住条件的改善, 而不是医疗、教育等方面。闫新华等结合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了内外部习惯形成, 发现其各项消费支出均呈现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18]。内部习惯形成类似于谨慎。城镇居民消费

的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及医疗保健支出方面。

近1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低迷,习惯形成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专门研究习惯形成与我国地区居民消费关系的文献却很少。尽管周建等^[17]、闫新华等^[18]的研究结论反映的是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共性”,但没有突出地区的“特性”。鉴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分析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一、模型构建

在消费结构的研究中,Kapteyn等进一步地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讨论了外部习惯形成^[19]。Deaton等提出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以后^[20],Blanciforti、Ray在AIDS中讨论了内部习惯形成^[21-22]。闫新华等^[18]的理论模型适合于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故借鉴其理论模型来分析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

按照《湖北统计年鉴》每年公布的消费结构(名义)支出数据,城乡居民的总消费划分为8类:食品(ω_1)、衣着(ω_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ω_3)、医疗保健(ω_4)、交通通讯(ω_5)、教育文化娱乐服务(ω_6)、居住(ω_7)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本文分别对前7项支出进行实证分析,理论模型为:

$$\omega_{it} = \alpha_i + \zeta_i \ln rc_{i,t-1} + \xi_i \ln uc_{i,t-1} +$$

$$\phi_i \ln rc_{it} + \sum_j \gamma_{ij} \ln p_{jt} \quad i = 1, 2, \dots, 7; j = 1, 2, \dots, 7 \quad (1)$$

共有7个估计方程。其中, i 代表第*i*类消费支出, t 代表年份; α_i 为常数项; $\ln rc_{i,t-1}$ 为对数化的农村居民第*i*类滞后一期的实际消费支出; $uc_{i,t-1}$ 为城镇居民第*i*类滞后一期的实际消费支出; rc_{it} 为农村居民当期的实际总消费支出; p_{jt} 为第*j*类定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根据理论模型(1)建立计量模型:

$$\omega_{it} = \beta_i + \zeta_i \ln rc_{i,t-1} + \xi_i \ln uc_{i,t-1} + \phi_i \ln rc_{it} + \sum_j \gamma_{ij} \ln p_{jt} + v_{it}$$

$$i = 1, 2, \dots, 7; j = 1, 2, \dots, 7; t = 1996, 1997, \dots, 2008 \quad (2)$$

其中, $rc_{i,t-1}$, $uc_{i,t-1}$ 分别表示农村居民的内部习惯形成和外部习惯形成, v_{it} 为随机误差项,反映随机因素和遗漏及省略变量的影响。

二、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包含了滞后一期的内生变量($\ln rc_{i,t-1}$),因

此计量模型(2)实际上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实际的总消费支出变量($\ln rc_{it}$)也存在内生性问题,这都会导致模型的有偏估计。鉴于此,本文采用广义矩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23]估计模型(2),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二期的农村居民第*i*类的实际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城镇居民第*i*类的实际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农村居民实际总消费支出、滞后二期的第*j*类定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常数项。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扣除了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实际总消费支出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城镇或农村居民的各类实际消费支出分别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各类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6.0。

三、结果分析

采用GMM方法对湖北省农村居民7类消费支出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1。

表1 模型(2)的估计结果

参数	ω_1	ω_2	ω_3	ω_4	ω_5	ω_6	ω_7
ζ_i	-0.05 c	-0.01	-0.02 a	-0.07	-0.03	0.06 c	-0.09 a
ξ_i	0.04	-0.07 a	0.01	0.002 b	0.22 b	-0.02	-0.30 a
ϕ_i	-0.26 a	0.03	0.04 a	0.08 a	0.37 b	-0.09 c	0.46 a
γ_{i1}	0.14 a	-0.03 c	-0.02 b	-0.05 a			
γ_{i2}		0.08 b	-0.15 a	-0.07 b			-0.13 a
γ_{i3}			0.23 a	-0.31 a	0.46 b		
γ_{i4}	0.16 b	0.15 b	0.03 a	0.07 a	0.31 b		-0.20 a
γ_{i5}				0.11 a	-0.05 b	-0.14 b	0.07 a
γ_{i6}	0.11 a			-0.04 a	0.17 b	0.16 a	-0.11 a
γ_{i7}					-0.23 b		-0.04 a
adj. R^2	0.95	0.97	0.70	0.99	0.81	0.94	0.83
DW值	2.33	2.51	1.79	2.64	1.76	2.63	2.57
J统计值	0.07	0.00	0.00	0.03	0.01	0.04	0.00

注:a,b,c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J统计量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值。当工具变量比待估计参数多时,J统计量用于检验过度识别约束的有效性。

7个方程的拟合度都较高,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1. 食品支出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呈现负的内部习惯形成,系数估计值为-0.05,在0.1的水平上显著。1996年以来,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逐渐扩大,2005—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超过2.5。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农村居民没有大幅度改善其基本生活。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主要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谨慎性导致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成为其纯收入的大部分,但是农业生产不仅收益较低,而且极易受到自然条件、市场供求等风险的影响。同时,农村居民外出务工赚取工资性收入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食品支出对医疗和文教支出的价格敏感表明 1990 年代中后期推行的教育、医疗等制度改革强化了农村居民的谨慎性。外部习惯形成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表明在食品支出方面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几乎没有示范效应。估计结果还显示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随着总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下降,反映了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事实。

2. 衣着支出分析

分析 1996—2008 年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可知,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较稳定,比重在 5.00% 左右,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一直在 10.57% 以上,且降幅明显。农村居民在衣着支出方面没有内部习惯形成特征,但受到城镇居民负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存在负的示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追求时髦和名牌,而农村居民则注重实用。

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分析

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的变化幅度较小,而城镇居民的变化幅度较大。2008 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所拥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例如洗衣机、电冰箱及空调为 96.00 台以上,而农村居民仅为 37.12 台、30.52 台和 9.91 台,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示范效应微弱,因而外部习惯形成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包含的耐用消费品较多。依据效用理论,耐用消费品存量越多,当期效用就越大,消费在不同的时期是替代的,因此内部习惯形成参数的估计值为负。

4.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分析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相反,当期支出会带来未来更多的收益,即这 3 类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消费”特征^[24]。因此,“生产性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无疑是一种理性选择。

交通通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的作用不可小视。医疗保健支出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积蓄了农村的人力资本存量。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显著上升,同时,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并且交通通讯的示范效应较强。但是 2 类支出还是农村的“新鲜事物”,均没有表现出内部习惯形成特征。

但是,城乡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计量结果也表明城镇对农村没有示范效应,但是农村居民在该项支出上表现出内部习惯形成。2000 年以前,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1999 年达到 13.54%。2000 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居民的该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由于检验样本仅从 1996 年开始,故计量结果显示,该项支出的比重随着农村居民总消费支出的不断提高而逐年下降。

5. 居住支出分析

居住消费支出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较高,但变动趋势比较平缓,大多数年份在 12.50% 左右,仅仅在近 2 年有所增加。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居住支出具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城镇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显著为负。

综上,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对农村居民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的内外习惯形成,GMM 估计结果表明:一方面,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其他方面不显著。这体现了湖北农村居民消费内外习惯形成的特性。

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说明效用函数在消费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耐久性,意味着过去的高消费与当期的低消费的相互替代致使消费者效用保持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年来湖北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不断走低的原因。同时,湖北农村居民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表明在这方面过去支出愈多,当期支出就愈多,但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文教娱乐支出的增加必然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总的说来,农村居民消费的低迷应归咎于收入水平低、经营风险大以及经济体制变革的环境,故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弱化体制变革引起的不确定性。为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应继续加大支农力度,继续加强农村教育、养老和医疗制度建设,实现城乡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努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湖北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在7类反映示范效应的变量中,城镇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表明加强城镇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性会对农村消费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相反,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城镇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是抑制的。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属于“生产性消费”,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不是盲目效仿,而是开始注重长远规划,开始呈现理性特征,但还不成熟,还需因势利导,同时需要克服城镇在住房支出上的消极的示范影响,这对于统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DUESENBE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R]. Harvar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2] SUNDARESAN S M. Intertemporally dependent preferences and the volatility of consumption and wealth[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89(2): 73-89.
- [3] CONSTANTINIDES G.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3): 519-543.
- [4] MEGHIR C, WEBER G. Intertemporal nonseparability or borrowing restrictions? a disaggregate analysis using a US consumption panel[J]. Econometrica, 1996, 60 (5): 1151-1181.
- [5] CARROLL C, OVERLAND J, WEILD NW. Saving and growth with habit 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 (3): 341-355.
- [6] MUELLBAUER J. Habits, rationality and myopia in the life-cycle consumption function[J]. Annales Economie Statistique, 1988(9): 47-70.
- [7] DYNAN K. 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 90 (3): 390-406.
- [8] ABEL A.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 80 (2): 38-42.
- [9] ALESSIE R, LUSARDI A. Consumption, saving and habit formation[J]. Economics letters, 1997, 55(1): 103-108.
- [10] GUARIGLIA A, ROSSI M. Consumption, habit forma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evidence from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2, 54(1): 1-19.
- [11] DEATON A.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2] 杭斌, 申春兰. 习惯形成下的缓冲储备行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0): 142-152.
- [13] 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J]. 经济研究, 2009 (1): 96-105.
- [14] 艾春荣, 汪伟. 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1): 98-114.
- [15] 李凌, 王翔.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J]. 经济科学, 2009(6): 14-26.
- [16] 雷钦礼. 财富积累、习惯、偏好改变、不确定性与家庭消费决策 [J]. 经济学(季刊), 2009(4): 1029-1047.
- [17] 周建, 杨秀祯. 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9(1): 83-96.
- [18] 闫新华, 杭斌. 内、外部习惯形成及居民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10(5): 32-40.
- [19] KAPTEYN A, SARA V G, HUIB V, et al. 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997, 12(6): 665-686.
- [20] DEATON A, MUELLBAUER J.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3): 312-326.
- [21] BLANCIFORTI L, GREEN R.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incorporating habits: an analysis of expenditures on food and aggregate commodity group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3, 65(3): 511-515.
- [22] RAY R A. Dynamic generalisation of the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J]. Economics Letters, 1984, 14(1): 235-239.
- [23]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 277-

297.

ping countrie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

[24] STEGER T M. Productive consump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

(3):365-375.

Internal and External Habit 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 in Hubei Provi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ZHANG Bang-ke¹, TAO Jian-ping²

(1.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Us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data and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habit 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Provi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Hubei shows negative internal habit formation in the food,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services and housing expenditures, and shows positive internal habit 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creation, but it is insignificant in other items. On the other hand,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shows posi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s on rural residents in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services, and is negative in housing and clothing expenditures, but it is insignificant in other item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s beginning to show a rational character, but it is not mature.

Key words habit formati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rural residents;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Hubei Province

(责任编辑:金会平)